

檐下水滴

人生就是一个行囊，不断地走，不断地装。然而，若是放下行囊，想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时，就会发现：似乎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有的，是沿途的风景，山川，日月；没有的，却是因为那些风景、山川、日月，都成了抽象的记忆与片段的残简。我们就背着这一生的行囊，向前，迂回，奔突；停留，沉默，念想。这样，就会发现：行囊中的所有，并非以同一种形态存在。有的尖锐，有的温和；有的宽广，有的狭小；有的辛辣，有的冲淡；有的暴躁，有的恬静；有的坚硬，有的稀松；有的灰暗，有的明亮；有的隐蔽，有的突出……

重庆，最初就是以檐下水滴的形态，进入我的行囊的。我一抬头，仿佛这水滴正在高处落下，径直地打在我的眉睫上。我感到一丝沁凉——山中覆盖着青苔的岩石上的沁凉，水中裹挟着青草的泥浆的沁凉，拾级而上的城市建筑间的隐秘而黏着的沁凉。

从长江来，解放碑前的江水，回旋着，成为一条既是到达更是出发的道路。我们选择秋天过来是有点意思的。秋天的重庆，适合看依地势而建立起来的楼群，适合在高低错落的街巷间慢走，适合看那些清闲散淡的店铺，更适合到山里，看那些植物、纪念碑。

楼群密集，如同蜂巢。我喜欢看到城市的楼群。看那些各种形状的窗户，还有随风飘出来的窗帘。有时，我也会在抬头仰望时，与正好也在看风景的那从窗户中伸出来的目光相遇。或许是一个母亲的，目光如牛奶；或许是一个老父亲，目光如沙砾；或许是一个孩子的，目光如小鱼；或许是一个少女的，目光如桉叶。我总想接住那些目光。目光就是城市最初最直接的招呼，通过目光，楼群消失，行走者会进入普通的人群。楼群与人群之分别，即在于一个是冰冷的，一个是温热的。

重庆的楼群，一律没有我们那边楼群上所见到的空调、防盗网等，简洁。而忽高忽低的街巷，让人感觉空间错乱，甚至折叠。走到低处时，再挪一步，忽然便升上了顶层；而当人以为是顶层时，却正是另一条道路的起点。一如江水，来去均在其间，纠缠且无解。我在这街巷上走了半天，闻到过脂粉味，也闻到过泪水味；看到过欢乐样，也看到过忧伤样。我知道，这便是人间烟火。行走之中，最好看的就是这人间烟火。那些虚幻的，高高在上的，属于另一个世界；我只想握住普通人的手，接住普通人的目光，倾听普通人的故事。

因此，我甚至忽略了重庆的诸多所谓的景点。当然，也去看了。走马观花而已。我也到了山中，在那些特定的建筑中，追寻血与火的历史。离开山里时，我带了一块泥土。泥土上有青苔。可能除了我，没有一个行走者，会带走重庆这个现代化大都市山里的青苔。大多数人所要带走的，所能带走的，都是喧嚣，繁华，流动，与不断消失又不断萌生的成长。

吃火锅。辣到不能再辣。可怜这弱小的肠胃，被辣给彻底地打击了一遍。至今想来，我仍能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火锅辣味。直接，强词夺理，爱恨交加。我记得那火锅店的名字——辛麻度。民国风味，在漫天的辣中，一直铺向不远处的江水。

也就在那晚，火锅之后，我一个人沿江行走。然后又进入了高低错落的楼群间。重庆的热闹，是集中的，都在那些火锅店周边。而街巷之间的重庆，已然安静了。这是其他城市很少有的安静。听得见上上下下的脚步声，忽近忽远的人语声，间或有孩子的哭泣，有一声两声会意的笑声，有咳嗽，有让人想象、暧昧温热的响动……都在近处，都在身边。整个城市，都与我融在一起了。我想，这便是重庆最大的好——它把城市折叠成了纸魔方，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进入的方向，并成为魔方中的一角。

就在我遐想之时，水滴落了下来。我抬头望着水滴的方向，可能就是伸手可触的那窗子上落下的，也可能是高处那还亮着灯光和人影的地方落下的；还有可能是挑出楼群独立在夜色中的那棵树上落下的，甚至是更高的楼群顶上，那被楼群所倚靠的山上落下的。檐上水滴，浓缩了一个城市的这一个夜晚。我们不可能真正拥有或看清一个城市，我们能被它檐上的一颗水滴抚摸，其实，就已经足够了。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◆人间小景

军歌激励我成长

李德富

在我人生成长的道路上，军歌一直是我的好伙伴、好朋友，它像一位无形的超人，陪伴我的一生，鼓舞激励我成长。

第一次学唱军歌，是在祖国的边疆，部队的新兵连。那天，满天雪花在空中飞舞，天空朦朦胧胧，地上一遍银白。我们很高兴，第一次看见下这样大的雪，心想：今天没法训练了，该休息了吧！刚吃完早饭，军号便响了，通信员叫全连战士到小礼堂集合。各排到齐后，指导员说：今天学习，先教唱军歌！作为军人，必须学会唱军歌。军歌可以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，不仅能激发部队的士气、战斗力，还能增强战士的自豪感。他说完，四排的卢班长便站起身来，教大家唱第一首歌《打靶归来》，只三遍，大家便会了，紧接着又是《战友亲如兄弟》。这两首歌，节奏感很强，铿锵有力，我们唱得震天响，玻璃窗发出嗡嗡的声音。指导员说：军歌以歌颂祖国、歌颂人民、歌颂军队为主题，通过传唱这些歌曲，战士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对祖国的责任和使命，

增强对祖国的热爱和认同感。今后，还要学，军歌要伴随着我们的军旅生活唱下去。

从那以后，军营处处有歌声。我们在开饭前唱，学习前唱，训练场上唱，行军的路上传唱，还有集合时都要唱军歌。有时还要拉歌子，连队里排与排，营里连与连相互间拉歌，唱得天摇地动，此起彼伏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声音比一个声音洪亮、高亢。一方总想压倒另一方，相互间暗较劲，谁也不示弱。这时，就必须要有连队的协同能力，团队合作的精神，人人都必须使劲唱，哪怕把嗓子震哑了也值，军人要的就是这种不服输的精神。

军歌成了我们部队生活的组成部分，它时时在军营里回荡，我也在军歌声中成长、进步。有一次，团里要进行大比武，营里建了个射击集训班，连里推荐我去参加夜间射击比赛，作为新兵，我怕打不好，丢了连队的面子，便要推辞。连长说：那是你没自信，每天给我唱十遍军歌，鼓鼓士气，我就不信练不好。我去了，白天端枪吊砖头，晚上就练射击瞄准。正值严冬季节，穿



张恨水纪念馆

◆山河故人

山水故人情

郑炎贵

2022年7月，年届九十有三的徐继达老人完美地走完了他的跨世纪之旅。从天柱山早年的开发保护到张恨水文化宝库的研究发掘，再到徐氏家族家风的弘扬光大，徐老一次次华丽转身之后，所拓展的都是一片片崭新的天地。

那个早春，徐老时任潜山县宣传部部长，他敏锐地呼吸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气息，动起做旅游的脑筋来，经过钻研梳理，于1979年6月写成第一份《天柱山考察报告》，率先提炼出其不凡的识山之见！这年四月底，他请乌以风先生为顾问，约当地药农为向导，带队考察天柱山，开始了向上争取项目、向社会宣传天柱山的伟大壮举。1981年，天柱山果然迎来了省政府的考察组，徐老热情接待，又执笔撰写《天柱山考察简介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1982年底，国务院颁发国发〔1982〕136号文件，即《关于审定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通知》，天柱山榜上有名，名列第17位。徐老闻讯，不禁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天柱山受‘皇封’啦！”

彼时，开发天柱山何其困难？交通接待、设施建设、管理机构、工程筹款、景区神秘谷开发……各种事项扎堆似的在他心中排队，既要务虚，又要务实，头绪虽繁多，他都办得有板有眼，一步不落。为了舒州大酒店工程的贷款与社会筹款，他

◆风雅颂

宜城的山水人间

丁晶

拾起清晨的光
沙泥顽石
像瓜子 像小片香皂 像龟背……
我们拥有一时刻
顽石看我
我们何曾不是在它久远的手中

抓石子的小游戏
把童年的笑声带回来

我也把沿江的铁链当跳绳
春天也安静下来
细细的沙滩上流淌着
江水的脚印
安庆城大南门的牛肉香气
从梦里醒来
……

夜宿橘子香
一夜秋凉

上军大衣，躺在雪地里，漆黑的夜晚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靶场上传来的枪声响彻夜空。靶上灯光像一只萤火虫，每隔三十秒闪现一次，一次闪十秒钟，我要抓住这十秒的机会瞄准射击。天天晚上如此训练，我们也天天唱着军歌，往雪地上一躺就是两三个小时。回营时，周身僵硬得像一根冰棍。

我唱着军歌在雪地里刻苦训练，一月下来，竟然打烂了两合电筒灯泡，连长营长都很高兴，夸我枪法好，叫我比赛时莫紧张，就能出好成绩。果然，比赛那夜，全团十多名夜间射手，只有我和湖南老兵打了个平手。我们都是十发十中，老兵最后一发接近十环边线，他被评为了一等奖，我得了二等奖，我们都受到了部队的嘉奖。

军歌伴随着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在军营里虽然艰苦，但又快乐着。事后，我又参加了全团神枪手考核，我越战越勇，最终获得了神枪手称号。团首长亲自给我发了奖状和证书。这，成了我一生的光荣。

仍然陈展在潜山博物馆的张恨水纪念馆中。

1988年10月，潜山迎来了海内外专家学者、省市县相关领导共120余人，一时间群贤毕至，济济一堂，大家响亮地认可张恨水先生“是一位爱国进步、富有正义感、执着追求光明自由的作家”。首次研讨会的举办无疑徐老正本清源的开创之举，他也因而更加勤勉，连续攻关，不断研讨张氏在雅与俗、古与今、成与新的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或得失。特别是在第五次张恨水学术研讨会上，徐老提出“请出张恨水，开发天柱山”的主题口号，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同，成为推动皖西南旅游事业发展的有益尝试，体现出聚“水”兴旅的不凡智慧。

三

《我的世家》是徐老送给我的最后一本书，其中的家训家教文化无不折射着当今文明的特质，因而熠熠生辉。

七十三岁那年，徐老办起了《徐氏族务通讯》，挖掘择取了许多徐门往事中的优良家训家规与善举故事，不仅如此，徐老还身体力行，逢年过节带头发起拜访慰问孤寡老人、高寿老人与评选五好家庭等活动。同时，徐老还在激励助推徐氏文化园项目的策划、捐资、设计、施工等环节，力争为天柱山旅游业增添新的风景线。从小处说，徐老是在着力宣传诚信与友善、敬业与爱国；往大了说，徐老示范的是正能量，释放的是亲和力，宣扬的是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“老吾老及人之老，幼吾幼及人之幼”的优秀道德家风。

四

当徐老逝世周年之日来临时，我想他的坟头当有松柏相伴，高原之上必然芳草萋萋。因他融家山、家国、家风情怀于一身的非凡气象，试拟一联，以示缅怀之情：山抱水怀，践志累年，何惭潜岳高碑立；家仁国义，振风九秩，当炳皖城正史传。

风穿过竹林
莲心小路的树上
一两粒红枣闲挂枝间
乡村农舍 悠闲的母鸡
热情引路的小狗
在我身后 摇着欢乐的小尾巴

秋雨如玉
不似流连在人间
百年老树 山顶的钟声
与我们相约新的念想

黑茶忘煮
遗忘了很多记忆
橘子的香气留在指尖
甜润的滋味
山间的夜晚 不惊不怖

为水而战

徐可

那天，我在一阵愤怒嘈杂的叫骂声中惊醒，睁眼看时，窗口隐隐透着亮光，蛭蛭仍躲在墙角兴奋地哼唱着，哭骂声一浪高过一浪，最后竟似密集的响箭穿透窗棂射进屋来。

我赤脚跑出门，田野里晨风微凉，几个模糊的人影，你拉我拽，麻花般在门前的小河边扭成一团。

“你妈的，可晓得我是你么人？”破口大骂的是个干瘦老头，老头身子弯得像张弓，声音无奈而悲怆。老头一边唾沫飞溅地骂，一边奋力抢夺着手里的锄头。“老狗日的，今朝就算你是我祖宗，也莫想捣我的坝。”听声音，回骂的一准是桂花姐。桂花姐的嗓音比缝衣针还尖，全队人都晓得。

此刻，桂花姐和妹妹腊梅正一前一后紧紧拽着驼背老头的锄柄，三人沿着小河驴拉磨似的转圈，地上胡乱散落着几只颜色不一的凉鞋，老头两鬓霜染，大汗淋漓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喘得像头老牛，手里一松，脚步踉跄着，“扑通”跪倒在地。桂花姐正咬牙切齿往怀里使劲，一下夺了个空，仰面摔在河岸边，后脑勺重重磕在块鹅卵石上，晨风把“砰”一声响捎到旷野去了。

腊梅姐撇了锄头，脚不沾地跑去扶姐姐，一伸手，黏糊糊的，低头一看，却是一摊殷红的鲜血，腊梅姐霎时瘫软在地，仰天大恸：“娘啊！不得了，表爷把我姐打死了……”腊梅姐的嚎哭像把锐利的刺刀划破了天空，天一下就亮了。

全队男女乌泱泱来了，却没指责哪个，只一个个唉声叹气，扶起驼背老头和桂花姐，一径送卫生院去了。

李家庄每年夏天都要打几回恶仗，有时是本队乡亲拳来脚往，更多时候是本人队与外队人舞枪弄棒，每回不打到血糊满面决不放手。

庄户人本分，究竟为啥事闹得如此穷凶极恶、六亲不认呢？

一切皆为了水。

插秧育苗季节，水对庄户人来说，真比油还金贵，可庄上就一条瘦瘦弱弱的小河，浑浊的河水时断时续，一时哪喂得饱百千亩嗷嗷待哺的稻田呢？

为了水，乡亲们下了苦力，初春，队上男女老少一齐出动，挥刀抡锹，将小河边的枯藤死树砍了个干净，淤泥烂草也被清了又清，可又有什么用呢？上游的水流丰死不活，一场雨后，泥沙俱下，小河瞬间打回了原形，窘迫无奈的乡亲们为了水又大打出手了。

庄上的小河原是皖水的一个小小支流，丰沛的皖水已在潜阳大地上奔腾了千年，数不胜数的支流如毛细血管遍布城镇村庄，一代代潜阳儿女在皖水的滋润下长大成人。

年复一年，皖水像一位被吮尽了乳汁的母亲，河床一日日干枯，裸露，颜色也一点点黯淡，皖水已凄苦如此，那些大大小小的支流又怎么样能快活地流淌呢？

世事白云苍狗，去年春天，离乡十多年后，我终于携妻挈女又回到了汪家庄。庄上早变了模样，一排排高大的绿树威武雄壮，两行绿树间，水泥路宽阔平整，真和旅游度假区一样漂亮了。

暑假，女儿约同学来玩，小伙伴们看见鱼儿成群结队在清澈的河里游来游去，齐声欢呼着跳进河里抓鱼去了。门前，丰盈的小河铺上了整齐划一的U型槽，河水像条银色丝带穿过村子，一路轻歌淌远了。不仅李家庄，行人经过邻近的夏家庄、陈家庄，皆能听到河水叮咚欢快的歌唱。

乡亲们为了一口水争得你死我活的往事，早消失在记忆尘埃里了。

虽说皖水两岸自古稻麦飘香，可唯有大河丰满，小河才不会干枯呀，远见卓识的家乡水利人决心为水而战，皖水综合治理工程就此轰轰烈烈拉开了序幕，一时皖水两岸百十台挖掘机不分寒暑，往来奔驰在工地上，那齐声嘶吼的阵势，堪比刀剑生辉、汹汹而出的铁骑……

今日的皖水两岸，已成了家乡最美的一道风景，站在坝头远眺，遥见石壁如垣，碧水如练，一阵风来，坝脚下千亩竹园起伏伏，浑似绿涛涌动。几只长腿白鹤，展翅翩飞，浮云似的遨游在蓝天绿海间，真似仙境一般。

万千条支流，如万千条白绸，正从皖水母亲的腋窝下款款流出，它们在艳阳下叫着跳着，穿梭交织着奔向潜阳大地，那哗哗啦啦的笑声，汇成了一曲幸福的欢歌。

